



梅山文化 神秘多彩

近年來，對於梅山文化的研究不斷見諸報端。去年，清華大學教授王魯湘將「湖湘文化」與「梅山文化」進行分析比較，提出「湖梅文化」概念，在業界引起討論風潮。記者在走訪新化當地梅山文化遺蹟，與研究學者的探討中發現，梅山文化在神秘面紗包裹下，地域文化特色明顯，確有厚重的中原儒學傳承和多元的少數民族元素。

在採訪中，不少學者提到，「梅山」非「山」。據《宋史·梅山蠻傳》記載：「上下梅山峒蠻，其地千里，東接潭（潭州，今湖南長沙），南接邵（邵州，今湖南邵陽），其西則辰（辰州，今湖南沅陵），其北則鼎（鼎州，今湖南常德）。」「梅山」指的便是如今洞庭湖以南、南嶺山脈以北，湘、沅二水之間成西南至東北走向的資水流域及雪峰山區，一塊接近五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古梅山追溯至蚩尤

梅山地區，上古為三苗之境。春秋戰國屬楚黔中地，秦漢置長沙郡，魏晉以後為荊蠻所據。至宋，荊蠻集團當中的部分聚居於梅山，他們被稱為「梅山蠻」。

在盤踞梅山期間，這方土地「不與中國通」，

是當時中原王朝鞭長莫及之地。「梅山蠻」遠離教化，不服朝中天子，不繳苛捐雜稅，不服徭役，故稱「莫徭」。宋代之前，因處極惡之地，這裡的山民過着原始農耕、漁獵的生活。由於生存空間的封閉和族群獨立，當地形成了帶有濃厚巫術色彩的原始土著文化。

宋熙寧年初，王安石掌權實行變法，將群蠻歸化朝廷的事宜委任章惇。於是在梅山地區有「開梅」一說。「開梅」後，莫徭經過分化、融合形成苗族、瑤族等部族。在封建王朝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推動下，多民族文化在此地碰撞融合，梅山文化形成多元化的特色。

湖南省民間文藝家協會梅山文化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新吾，一直致力於梅山文化研究。他告訴記者，「梅山文化上承九黎、三苗、楚巫文化，下啟湖湘文化，是整個東南亞地區唯一一種多民族共同崇奉、和合共榮的祖源文化。梅山文化以遠古漁獵文化為基石，在古老巫術外衣的包裹下，有着自己獨特的民間文化與民俗特色，打上了鮮明的地域烙印。」

梅山文化埋沒千年

相對於梅山文化流傳的年頭，其考古遺存卻並



■梅山儺戲。

不豐富，甚至是史料記載卻也推至宋朝之後。新化縣文化局文化產業股主任謝倫芳告訴記者，雖然自古以來，就有當地學者對梅山文化進行記錄、整理，但從文化理論角度來看，對梅山文化進行成規模和系統的研究，則是近二十年的事。

上世紀80年代，湘、鄂、豫、皖四省聯合成立「楚文化研究會」，梅山文化因為這個歷史機緣而進入學者視野。1988年，湖南新化縣周少堯和冷水江童叢在當年召開的「中國長江文化研究會」上首次提出「梅山文化」這一概念，「中原文化和荊楚文化是中國文化的兩大主流，梅山文化是荊楚文化的重要支流」。

同一時期，法國國家科學院東南亞暨華南人類研究所原所長雅克·勒穆瓦納在圖盧茲地區發現旅居法國瑤人流傳的手抄本經《又到梅山36峒遊念》後，追尋到湘中梅山。

以上述兩件事為契機，才真正揭開了「梅山文化」的面紗。研究者根據有限的文獻、史料，通過對當地信仰、科儀、習俗、歌謠等進行研究，形成了一些很有見地的觀點。

梅山文化雖發源、形成於古梅山地區，但作為一個文化體系，它的流傳地卻遠遠超越了其地理境域。李新吾說：「如果從梅山苗、瑤先民的遷徙和當今苗、瑤民族的分佈來看，梅山文化已成為橫跨幾大洲東西方國家的世界性文化。」

由於梅山文化蘊藏了人類童年時期的許多思維特徵和文化信息，隨着這種湮滅的原始文明的逐漸浮現，湖湘文化、中國文化史上的許多謎底將一一被揭開。梅山文化研究呈現了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地域文化研究，而是一次人類文明探索的狀態。

文化保護與旅遊開發融合發展

世界性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蓬勃開展，為梅山文化研究帶來了新的機遇。2003年，北京師範大學和法國遠東學院聯手，在梅山峒區開始了長達8年的「湘中宗教與鄉土社會」課題調研。當地學者與長江流域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專家，以及海外學者開展多種形式的田野考察。美國哈佛大學湖南課題組介入梅山文化挖掘……學術活動互聯互促、形成合力，使梅山文化研究形成以重點課題為龍頭，推動多層面全方位互動的挖掘、搶救與研究格局形成，出現了一批有較高學術價值的科研成果。

而為了避免梅山文化被現代文明侵蝕，新化縣專門成立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小組。據李新吾透露，目前已有30個小組深入到新化各個鄉鎮、山區，對現存的梅山文化進行摸底調查，今年底將會有一個初步的結果，湖南省民協梅研會將根據調查結果對梅山文化進行一次全面、深入、系統的梳理和研究，並制定相應的搶救措施和方案。

打造「全景梅山」

新化是梅山文化的核心區域，同時又屬於武陵山連片扶貧開發區域範圍。落後的經濟狀況與豐厚的文化遺產形成鮮明的對照。隨着近年來國家對中西部地區的支持加大，武陵山片區扶貧政策的出台推動了大梅山地區文化旅遊事業的發展。

去年新化縣成功列入湖南省文化旅遊特色縣域經濟重點縣。當地政府確定了「一心兩翼」的「全景梅山」格局。「一心」為「中心城區」，即新化縣上梅古城景區；「兩翼」為以大熊山景區為核心的「蚩尤文化感悟區」（東翼）和以紫鵲界景區為核心的「農耕文化凝視區」（西翼）。

李新吾認為，中心城區的清民時期城邑文化、東翼大熊山區的史前至元代以前氏族部落（溪峒）文化、西翼紫鵲界區的元明時期村寨文化，三種形態的文化活體互為因果，分段遞進式體現的古今歷史脈絡與文化發展邏輯，正是構成「梅山蚩尤文化」的主要元素，也即當代湖湘文化的基因性元素與溫床。

他表示，實現文化資源與旅遊開發的完美融合，一要做好文化資源的申報、保護，二要做好文化項目的挖掘、整理，三要做好文化成果的展示，包括文化生態系統的修復和民俗行為的養成。這樣才能增強旅遊業的帶動力，再以產業發展提振文化旅遊，全力打造梅山文化品牌。



■梅山巫術。

多元文化 滲透生活

學者研究發現，梅山文化的縱向發展可以分為遠古巫風時期、中古梅山蠻時期、近古後梅山時期三個階段。宗教信仰與原始巫儺遺風是梅山文化的重要表徵，「梅山教」是其中凸顯的文化標籤。

謝倫芳告訴記者，遠古巫風時期，人類對風雨雷電和生老病死等自然現象存有疑惑不解，並歸結為神鬼作祟。植根於巫文化土壤上的梅山狩獵文化與源於江西道教分支的闍山教相互作用下生成了「梅山教」。

早期的巫官由酋長自任，反映當時氏族、部落或部落行政、軍事和宗教三位一體的政治體制。當時的標誌性人物是蚩尤及梅山教祖師張五郎。「梅山人信奉與蚩尤密切相關的牛角與牛王以及奉楓樹為壇神、護衛神、司農、司婚育之神山習俗等。而祖師張五郎的形象既是一位狩獵能手、開山修路的巧匠，又是一位抗擊外侵的英雄。」謝倫芳說道。

梅山教在歷史上向周邊地區輻射，主要呈現向南和向西傳播的態勢，在瑤、壯、土家等民族中影響最大，最遠流播到滇西白族。

然而，梅山文化內涵豐富，不僅表現在宗教信仰上，還表現在梅山峒民的勞動、生活習俗上。

2000年，新化縣發現「蚩尤屋場」碑刻。李新吾與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陳子艾聯手，以發現地為中心向周邊展開地毯式田野調查，形成《古梅山峒區域是蚩尤部族的世居地之一——湘中山地蚩尤信仰民俗調查（一）》的長篇報告，突破了「梅山文化即梅山教或瑤傳道教」之說。

謝倫芳說，發展到後期有「俚俗尊巫鬼，鄉風重戚鄰」的說法。「梅山文化中其實包含着很多民間智慧和經驗，比如有很多傳統治病救人的『土方子』，郎中「摸骨識病」等等都是建立在對技藝的嫺熟掌握的基礎上。」

同時，梅山文化也衍生出很多元的文化形態。許多民間故事、山歌、武術、舞蹈、戲劇、曲藝……語言俚俗村野，俏皮風趣，含蓄趣味，有着廣泛的群眾基礎。其中梅山儺戲實為保存原生態最完整的儺事原始戲曲。

梅山儺戲是民間舉行祈福、求子、驅邪等儺事

活動時搬演的娛神和自娛的戲劇形式。其產生可以上溯到戰國時期。它們大多沒有規範的演出腳本，唱腔為民間小調。主要角色由儺藝師扮演，根據劇情需要，常常臨場邀請觀眾參與演出。

從儺藝師自帶的鑼鼓、牛角號等法器到農家的斗笠、柴刀等日常用具以及觀眾，都可充當道具。伴奏用鑼、鼓、笛、牛角號等簡單的儺事樂器。

如今，隨着祭祖酬神活動減少，儺戲藝人後繼無人等原因，這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面臨失傳風險。



■北宋開梅圖及梅山古村落。



■上刀山。